

曰賤筮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按間上下之間中筭也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闔閭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筮乘馬之數也按方則不行故曰廢方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終

管子卷之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

桓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

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大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

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群材不散績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為

之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

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

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冒臂之相使也故淮徐

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

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績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

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

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

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

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

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

二升少半吾子謂少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

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為釜當米六斗四升

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

半合為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疆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

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

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

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禹筴之商日二百萬禹讀為偶偶對

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十日二

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

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

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八千鍾也

白八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也月人三十錢之藉為錢三

千萬又變其稅五千四百鍾也月人三十錢之藉為錢三數而比其常藉則當一

今吾非藉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老女又

不藉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馬故能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人耳其常藉人

管子卷之十二

之數猶在 此外也 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子則必置號

今此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鉞一刀若其事立若猶耕

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鉞若其事立大鋤謂之行服連

所以載作 輶輦居玉友者大車駕馬者也 必有一斤一鋸一錐

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鉞之重加

一也三十鉞一人之藉也鉞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疆而取之則二女之藉得三十

鉞矣績按 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藉也刀

一無也字 耜鐵一人之藉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疆而取之則一農之藉得三耜鉄也 其

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 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

藉者

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

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 售鹽於吾國彼

有鹽而糶於 吾國為售耳 金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

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求之也既得 我未

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金以百錢也 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 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

錢之類也 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 皆為我用也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

管子輕重六

中書集卷十三
四
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
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
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
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
得而盡也故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
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藉者在工商曰租藉
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故也○績按後
輕重乙作租藉君之所宜得也正藉者君之所彊求也此有缺誤王伯之君去其所以
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

凡言利者不必債利慶賞威刑皆是

其國無敵出二孔者

其兵不誣

誣與屈同屈窮也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

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

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

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

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

寵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

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

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

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別註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

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重也

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別註

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別註：給足也。以十取百。分地若

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

以一愚者，有不廢本之事。廢猶償也。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

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

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且君引鋌，鋌，籌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

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

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有計

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人君鑄錢立幣，民

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則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

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

利有所并也。民事謂償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

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績按一本并字下有藏字。然則人君非能

散聚鈞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

趣耕，本謂務農。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

能以為治乎？言人君不能其權其利，問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奪貧弱，終不

能致理也。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

十繼，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

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

...

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緡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緡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

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

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緡帛夏貸以收

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之而賦與之約收其緡帛也是故

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人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

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

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

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于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

於君也

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

小曰室大曰廡是使人毀攘虛室

以六蓄藉謂

之止生是使人不以田畝藉謂之禁耕是止其稼耕也以正人

藉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藉謂之養羸羸謂

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畜家之所後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

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

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

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

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

籍吾子有四十之籍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謂

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

非發號令收檀而戶籍也彼人君收其本委謹而男女

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蓄歛也委者謂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

稅歛於人但嚴收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

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

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

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

調而君得其利通典註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

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

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

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托食之君

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
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
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杆格蔽圍之
用有功利不得鄉一作享大臣妃於外分壤而功列陳係
累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
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
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欵小國用盡
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
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反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
殖械噐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

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
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

王起於禺氏

績按音虞

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

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
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

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

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

下也

績按通典引此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註若五穀與萬物平

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

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焉桓公曰行軌數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槩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擴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群軌相壤宜

桓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鱉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

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者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

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
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
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
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
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續按萌田民也曰吾所寄幣於子者
若干鄉穀之擴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
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
淫決一作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
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擴市准曰上無幣
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

廩重有加什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隣循游人出若干
幣謂隣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
食民隣縣四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
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
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
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
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除而止國軌布於
朱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

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

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之令

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

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

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

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籩

糧食必取賸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

春縑衣夏單衣捍籠壘箕勝籬眉糗若干日之功用入

若干無貨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眉糗公衣功已而歸

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

夏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

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

吾欲立軌官為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策足以立軌

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

貨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

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

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

而國穀再十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岐之顛齒

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馭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

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立貨散其粟
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貨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貨
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
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
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
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
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括把以
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柴括之租若干室
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
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
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
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
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
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
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管子對曰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

績按糧章湯以
延反糜也

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古地}字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

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績緜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

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

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子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策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策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

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柰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

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

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對曰君不高仁則固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

一斤宜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
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宜食八石民之
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
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
知時曰歲且阨曰其穀不登曰其穀豐者置之黃金一
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
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
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謀而咨然後
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
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

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
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
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
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聞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
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夫以為末教詩記人無
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揀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揀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
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皆
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
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
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

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策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比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穿地此檢數百里之地也猶檢

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七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

對曰比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

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命比郭得龜之家

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

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金勞賜之也之龜為

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

賣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為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

四年後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

月可以意料行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

五月經五月

管子卷十二

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

即家粟也

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

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車築室賦籍

藏龜車更也賦敷也籍席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

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

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

寶國安行流

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

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

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

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

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歛

收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

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噐不奉噐械

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

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

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

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

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
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
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
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
公曰使智士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
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
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
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
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

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
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
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桓
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
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歛財穀之重一也今
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
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
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
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
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

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

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

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其縣

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必積委幣委

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於

之藏藏維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維百萬於

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春秋國穀去參之一也

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

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

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

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

言出三之一者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擴

約中熟為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擴

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人上

歛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

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重之

令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穀歸於上矣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

賤收穀也四時之輕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

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

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

歸於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

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而天下

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

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

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

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止

臣擴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

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策守一縣以一鄉

之策守一鄉以一家之策守一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

其會數柰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

之策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

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

行此柰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

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

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

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

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

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

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

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

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緘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畷而散大夫

准此而行此如何

補特命我者獨教我我也三百音萬勉力也領去也教我如古之天子勉

力領去侈泰畷首其用以散之大夫使大夫不致取民依此而行為何如也故仲答以非法家也管子

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壘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繆綃而墾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母子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

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
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
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
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
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
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
馬之數柰何即臣乘馬所謂篋乘馬者臣猶實也篋者以幣為篋而洩重射輕管子對
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
之穀貨在上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

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

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為鄉二

千五百家為州齊雖伯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貴者鄉決州決故

曰就庸一曰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

也貨價也言應自受公家之所鄉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

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權抑富商兼并之家監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疏令然可易為理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

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
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

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狽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筭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筭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國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什倍異日此出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筭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國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筭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

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
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薄

管子卷之二十一

故

管子卷之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
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
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
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
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
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
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